甔甀洞藁

甔甄洞稾卷之四十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軏
新安方尚賔校

序九首

會試錄後序　隆慶戊辰科

猷歲戊辰之二月禮部會試天下士蓋我
皇上龥俊尊帝首舉也臣某臣某寔始奉　命充考
官輙直陛辭以往偕諸臣竭力祗事事既竣臣當有
言未簡竊伏自惟臣齊人也樸拙而鮮智能賴
先帝之靈得備
皇上儲寀雖從講勸之末曾不能以一字仰禆

聖明暨

皇上臨御以來臣姝不自意無勞被　遇一歲中拔擢至禮卿　恩結於心頂踵莫知所錯日夜思效其愚以陳銖兩之報未有當也迺今叨承任使得藉以人事君之義闕補於萬分一尚亦有天幸哉　明興垂二百年重熙累洽

先帝在位久鑄陶翦類文治彬彬暨

皇上踐祚與天下更始天下上業已被服文命易聽改觀喁喁嚮方願爲　帝臣者比屋而是矣顧

皇上又退然不自聖尊信儒術率由舊章明仁義之

休風弘
帝王之盛節禮樂旣陳神人交贊此皆
天牖宸衷爲天下開億萬年文明之運一時鴻生鉅
儒衆至雲合延竚觀光塗歌而邑頌之莫不思應期
以自獻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易曰雲從龍風從
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其今日之謂乎臣旣自幸遭逢
非偶而又竊計貢籍中當有名世士躡風雲之會以
出而爲　國家上瑞及握士所爲文讀之類能宗六
經黜百氏滌濯滓窳發抒性靈其詞博雅中倫其旨
廓閎深遠臣盱衡擊節不可勝收庶哉名世士豈非

先帝所儲植以貽
皇上皇上所潤澤以新佑命者耶然臣又竦意大懼何懼也臣所知而舉者先資之言也而自獻以成信則在諸士諸士褎然當聖明首舉宜不第爲章句儒以辱此奇遘即他日銜　命服官聲實相副出而宣力入而論思趣舍當
上意庶幾係堯舜之末光而與臯夔稷契先後方軌臣私心至願也若乃剽儒墨以自媒已盡舉而庸遝之其流淟涊浮沈滑稽哆辨甘負公家以厚自殖辟則珉中而玉表鶩翰而鳳鳴會具臣弗屑也尚謂名

世士耶臣又聞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其道重始進也臣不佞頃當佐銓部試天下羣吏無論委瑣齷齪奇衺淫忿棄置勿疑卽負俗跅弛模稜兩可一有風聽皆法之所不得借曰

聖天子方廣制科登賢選良以充庶位而圖共理無所事借才也藉令今日所舉不必賢於前日所錯則

諸士負臣卽臣負

皇上將安所逃罪是可以無懼乎昔魏子謂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臣故於

諸士始進亦復相勗如此云

福建鄉試錄序　隆慶丁卯科

是歲我

皇上文命聲敎屬天下有司大比士閩雖遠在海隅

顧其士業已聞

皇上仁孝久及親　登極以來璽書頒布炳炳乎視

聽一新莫不躋足抗手願爲帝臣與天下士相望殿

陛也雲龍風虎茲其期哉御史某某蓋自

上前受　明詔來策有司諸執事莫不懍懍奉　詔

冀得名實純粹之士登用之庶幾稱

上意事既竣御史又率所得士就有司賓禮之某不

佞從諸執事後得有言曰夫士以一日之遇至見賓
禮有司則人人以爲華卽有司者亦以爲人人賢且
能而收之華固宜也將人人賢且能乎結轍入
帝庭當使閣重於九鼎大呂不則徒冢與耳其蓋聞
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故百年一聖猶旦暮也千
里一賢猶比肩也況一日而舉九十人又欲人人賢
且能不已過望乎顧臣子以人事君之義誠欲有所
託以自效用闗故無諸裔壤也至唐宋儒術視鄒魯
間遠我　國家政敎書一遠邇同文閩士尤多崛起
纓緌相屬金石流輝非復無諸時風氣矣然文勝則

史聖人敝之令之開上貴患不文患文之過而掩質
其勢宜亟捄也會　明詔方以質文取士士遂能以
質文應之譬則縣絲結綠不眩而珍干將鏌邪不拭
而銛其俗粲然一變則聖人之興風動之乎孟氏嘗
謂有王者作其間必有名世者此一時也士豈無以
名世自待其間有司望之過乎且夫元聖誦讀于莘
丘尚父屠釣于棘澤非不至微賤也一遭湯文則釋
未投竿與商周而大造之功加四海滂流無窮茲我
皇上明聖在位昌運方隆湯文不足王矣然且捐牌
降顏拔沈捘逸思得莘丘棘澤之賢與共理諸士豈

無意乎始其得士之文也其言詵詵便便各執於道
計不須臾見其人暨予得士之谷也其儀濟濟師師
各度于衷計不須臾試諸事此無他心竊愛之故望
之不敢不過也謂言不足概則叔向之薦鬷蔑魏子
之舉賈辛不惟其言乎謂容不足循則胥臣之遇郤
缺然明之知國僑不惟其容乎至謂言與容可以盡
人則雖孔門之徒猶以爲失之宰予子羽其閔然滋
惑矣此無他心竊望之故懼之不敢不至也凡取士
數十人一人爾遇者縣次續食登名　天府不遇者
返其蓬蒿居焉使遇者之言徒以自媒而卒不爲賴

於民社即蓬蒿之士猶得餙其質而全之比見自媒者之不爲賴也且相與目笑之矣諸士其圖之昔者宋人得寳於梧臺之東周客索而觀之曰此燕石也越人學遠射彎弓仰天而發矢落五步之内諸士行矣射當及遠且使有司者得無若宋人有失寳也豈不爲媮快哉

廣東鄉試録序 隆慶庚午科

今皇帝御極之四年天下鄉試士凡再舉矣廣東遠在海隅御史某盖自 闕下奉 明命萬里馳至而監臨之某等文學官則以禮聘至也闈館既飭撤扞

載嚴百執事莫不懍懍受御史策以襄翼盛典凡三試得士七十五人錄之錄且獻御史謂某當以職事序首簡序曰職方氏紀南粵爲揚與荒內之也所從來遠矣夫揚粵負嶺帶海界諸夏以控制百蠻豈非天下一巨區乎無論聲暨唐虞功冒成周即楚相傳書以往秦郡其地而漢藩其王脩貢入侍駸駸章甫閩矣南海衣冠之氣晉人有能望而測之者彼誠謂山海靈秀蟠鬱廣肝不當獨鍾異物必得異才應之顧風氣之開也以漸而其盛也以時方唐宋盛時張余諸賢相望崛起功被一世譽流無窮業已彬彬鄒

會至於鴻筆之士鼎甲之臣則莫盛於我
祖宗朝其以其時考之尤宜增盛於今日何也應期
故也蓋自我
皇祖以及
先帝興教育才垂二百年培養以待
皇上者至深厚矣
皇上又以崇儒重道敦本尚實風之如　登極初詔
首罷珍異之役表用巖穴之遺蓋粹乎帝王盛節賤
珠玉而寶才賢海邦黎獻聞風希聲塗歌而邑頌之
矣頃屬窮島巨寇稱釁萑澤兵連十郡士至無所息

踵我

皇上南顧憂之爲發内帑金數萬詔遣重臣視師平之有司者始復投戈而講藝焉諸懷鉛刺經之士遂得晏然脱荆棘而就試於有司此

皇上之有大造於粤也夫培養厚則掄用有餘資

詔令一則觀聽無異嚮而又出之鋒刃之衝置諸樽俎之序則其戴恩而思報也益奮奮不可遏其是以不假洞靈之測而知得士之必盛於今夫得士非以文也而文則其先資之信也今披睹其文類多明理習事通經術潛乎天人之際而鏡於得失之林遂性

而弗綺其貞譚藝而弗詭於道圖事揆策而皆度於
衷某始擊節賞之已而不可勝錄則撫卷三歎曰士
盛哉古數言試功若考德行道藝以獻賢能何以加
此雖然某又有閲議賢貢而下之臣之忠也使士飭其
說以自媒而錄士者又止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則失
所爲議賢之道不忠孰甚焉昔者伊尹就聘數語傅
說對揚三篇皆先資也至之堯舜君民霖雨天下即
畎畝巖穴所自信者以成其信次則杖策鄴下屏語
隆中曾不移時而定天下大計及其功烈所就如合
左券然由是觀之古人之自獻皆由其能而後言也

辟諸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不則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其不佞敢以忠道自責而以量入之道望諸士諸士其爲伊傅乎爲禹亮乎毋徒沾沾豪舉爲也

貴州鄉試録後序　萬曆癸酉科

是歲貴州鄉舉士獻書且成其以校役得有言末簡夫貴故徼外地無論漢唐在虞夏時僅以聲教暨之

造自

高皇帝始入職方爲冠帶之國至今西珥夜郎之域劃爲神臯所徙五方豪傑良家子往往崛起乘塞列隧間鬱爲時棟諸蠻夷長鱗集受號役屬外圍惟

明命是共無所容鞮譯此雖干羽不足比德寧鞭箠力哉某嘗誦
高皇帝用夏變夷功在賁爲獨震不自意應聘越萬里親馳其地縱觀其人文則竊歎焉
祖宗建學敷文二百有餘年澤至深厚佩服儒術之士濟濟待用不可勝收夫恢拓疆宇開
一代鴻基儲育才賢爲萬世保安長計
祖宗貽謀烈矣今玆
皇上以神聖之資嗣大紀元與天下更始遠人耳目一新士益乘時負其奇應　明詔即一方而天下具

槩之矣夫新沐彈冠新浴振衣從新也雲從龍風從
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從類也恒物大情非由强合我
皇上首舉得士甚盛固宜雖然取士於貴在二百年
之前懼其俚而不文在二百年之後則懼其文之過
而奪質何也光岳漸分與風氣始開之日其勢殊也
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文奪質則離誠就詐
棄樸而取華將不勝其敝昔孔子憂周末文勝思欲
抑而還諸質故寧固毋儉寧野蓋激於所偏勝救之
魯人有以薄膳盛之土鉶之器進孔子者孔子悅而
受之如受太牢之饋孔子又嘗卜得賁大息不悅曰

貴非正色也吾思夫質有餘而不受飾者也諸士誦法孔子有日矣由所悅繹其所思而察其所必捄寧不足以善其後乎且

皇上富於春秋方夙夜銳情理道敦本尚實大者詔罷徵采詔綴飾肉簿節約為天下風曾未朞年教行俗易其於孔子之道蓋默契而躬行之矣頃又特諭羣臣精白恪恭使眞僞毋相亂采言官封事　詔天下釐正文體羅眞才以充庭實殆千載一時也諸士號脩先聖之術明國家之體豈其無意名實徒以空文稱德意哉其文闇之居不愛則思不遠身不約則

志不廣今觀貴士孱而物力最僥士伏窮巷率多饔飧不克短褐不完甚者不免於負汲無復紛華淫麗之習足以湯耳目而奪其恒心此其質不易漓也計天下士由文反質以趨於本實之化則貴士其先乎今且入對　大庭縣次受秩其毋以一口之遇而忘窮巷之所脩毋處脂膏自潤毋扞文罔辱其身毋比周相飾以滋互市毋早論儕俗以希容毋便文自營而妨公家忠計庶幾敷奏不虛成信爲金石休烈著乎盤盂聲光被之壺鑑豈惟其也敢專承之其在社稷靈長嘉子之賜今有羽玉具劒於此以剌則不中

以擊則恐自刓與空柯何擇焉夫士有餘於文而無當於實用殆類是矣鑒之

河南鄉試錄序　萬曆丙子科

今皇帝臨御天下甫四年而天下郡國鄉貢士再舉矣頃中州之役御史寔奉　明命臨之業已按故實中約束其自藩臬長貳以及庶官百執事罔不夙夜寅恭翼襄　盛典已得士成賢能書其當屬一言曰昔梅福慨選舉之法不足以得當世士鄉援以爲然今乃知其無當福漢人也狹小漢制有激乎其言之耳我　國家三歲一比士昉于周官而以三月竭其

兼才則劉邵有之彼所爲一論道德一論法制一論策術蓋秩秩今日非而與昔德行道藝獻天府者古固同然則士患其負所舉耳舉何負於士哉乃中州之士則有舉之不能盡者才以地傑亦以時盛也夫跣沙磧而不窺玉淵者不知驪龍之所蟠也習邑屋而不覩上邦者不知豪傑之所踞也中州中天地而和氣萃焉其人龍之淵乎挾五嶽而嵩高鎮其中九州而豫冀聯其二十五國風而二南以下居其九茲豈獨以形勝甲天下與帝王故都聖賢遺蹟披圖不可勝覽而龍圖龜書神筊寶鼎之類則又異靈所鍾

杳渺莫測天之開斯文也千古其一日乎我 國家
都燕撫有萬國中州首當其南面承瓴水之埶而為
天下職貢先雖班固頌明堂張衡擬天府未盡也以
故鴻儒碩輔忠臣烈士類多代興其鄉風業光美先
後為國家重
今皇帝又以神聖之資啟熙洽之運稽古敬學明目
達聰日親師保大臣脩舉
祖宗朝貫政　明詔屢下側席天下真才與之分猷
共理諸士裒然起中州雲蒸霧合嚮用
聖明之世其視四方之選為盛豈偶然哉然予猶謂

舉士於中州誠易而士不負所舉則中州爲獨難蓋中州造自羲禹湯文而伊傅周召所嘗經營者也其道不泯故其風足以興人於千百世後無論見知聞知即有待而興亦豪傑之徒也猶之粤無鎛夫人而能爲鎛也燕無函夫人而能爲函也爲中州士者不已難乎今數聖人遐不可望矣士有賢如仲山甫國僑蘧瑗其人者乎得一二輩以應

皇上側席之求固無異圖書再出而鼎筴朝暮見也才難不其然乎且士有先資必有成信用士有數言必有試功尚父不曰有馬其狀如驥天下之至良也

然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
雖賤不託其足夫馬不能欺人以駑良而士之名實
可知已今上以文遇有司有司亦即以文之名遇士
一日受事則　朝廷之所委者實政而其所急者眞
才也上自度苟非其眞雖日口實數聖人爲名高而
其究曾樊從鄭衛二大夫不逮焉其下者干澤自潤
無所賴於公家扞文罔而已安在其爲中州士乎故
圜丘之器不玉明堂之木不琱貴其質而有用也石
田千里不可耕象人百萬不可使恥其多而無用也
夫士許國在今日而自許乃身亦在今日故敢以名

賓之義申告之

廣東恩貢錄序

督學大夫余公選士嶺南得五十五人充恩貢爲郡邑長吏爲勸駕且行大夫以貢籍授予序其事予惟今天下郡邑歲獻貢士於　天子古之制也迺恩貢則

聖天子得士異數凡年

聖天子登極下　明詔與天下更始無論蠲租肆赦罷不急之役拔不經之貴使民得優游卒歲即士得優游卒業及夫召用者舊搜舉遺佚束帛載道弓旌

敝野使才賢無播棄士益知所嚮風是
天子之恩遍天下而士固未嘗獨遺乃復用言官議
令天下於歲獻之外郡得貢二人邑得貢一人不惟
其年惟其才嗟乎
天子遇士厚矣故事貢無錄今錄之昭異數也士思
所以報
天子恩乎夫特達而知者千載之一遇也循名實而
舉者衆士之常路也趙孟以老人爲絳縣師漢獻帝
詔科罷者聽爲舍人非不恩也然止哀其貧且老耳
非誠才其人而用之因先生有言騏驥北盛之時一

日馳千里及其衰也駑馬先之晏子亦曰爲地戰者不必成王爲祿仕者不必成政然則士貧且老而後見收於上介一命以畢其平生豈初志哉今諸士以壯盛之年被特達之遇抱咫尺之藝翹然躐儕類而上之其進也登名　天府遴跡朝紳乘時以行其志有餘地焉其視爲日暮途遠計者畔若天壤矣故蒙非常之恩者必有非常之報大夫以人事君屬望諸士豈其微乎昔者翳桑飢人爲趙宣子倒戈禦徒曰報簞食也而不言其名中山君以一壺餐得二士卒爲之挈戈從死彼其恩至微細而食報乃爾況受

天子之特恩者乎即齎函貢身不足稱大士其益脩
先聖之術明國家之體惟
天子使毋擇官毋愛力苟利　社稷死生以之蓋身
任天下之重非止於貢名庶幾不負恩也如以脫迹
膠庠爲幸庸詎共先資之言用論儕俗游媚富貴以
厚殖其私而秦越天下人之肥瘠此殆視
天子之特恩曾不簞食壺餐若彼爲日暮途遠計者
又得從旁目之豈諸士安乎即又豈大夫所爲錄士
意乎大夫曰茲不獨告嶺南生矣

廣東武舉鄉試錄序　隆慶庚午科

隆慶四年秋七月御史平原趙公按部嶺南八月舉文士十月復舉武士共令典也武士既舉有司具鷹揚宴召而賓之予乃攝纓而歎曰壯哉疆場多故得一將如長城一士勝百萬師今一舉而得三十人且非士也薦之夏官可不謂盛舉哉語云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越故用武地也史稱番禺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自趙佗絕新道役屬甌駱至萬餘里竊僞號以自娛固一州之雄也漢遣陸賈掉三寸舌以王命讓佗佗惶恐頓首謝罪願世世爲藩臣其後越相呂嘉有異志漢興十萬師討之今考伏

波樓船諸將軍中國人其將戈船下瀨出零陵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會番禺者則歸義侯馳義侯皆越人也是時降城賜印越平矣獨呂嘉與其徒屬夜亡入海越郎都稽又從海上追獲嘉漢以爲功侯之人言越人易反側至平越之亂率多越人力嗟乎豈誠越人力哉偏國長老不足以當漢勢也孝文以塡撫爲德故用一儒生不爲煩孝武以駕馭爲威故用十萬師不爲衆即越人能用武由漢天子能用越武人耳我

皇祖初以傳檄定越不煩加兵今　國家全盛之勢

加漢已遠而我

皇上智勇天錫威德流暨尤非漢主侔其視四方指諸掌耳何有於越顧猶安不忘危日以守在四夷為念元年虜犯汾石輒輟講諮問大臣得策乃巳二年駕詣山陵謂虜在京師肩背詔飭邊將繕甲厲兵待之三年大閱營兵脩布 先朝功令旋遣司馬總戎平越寇而以帑金數萬為輜巳又屢下 明詔舉謀臣羅力士錄材官之異等者而將之

聖天子宵旰封疆拊髀頗牧如是其急書曰克詰戎兵以覲耿光揚大烈其斯之謂乎今御史奉

上德意來求士又非止爲越用夫士亦非止求用於越乃予意則以爲越新被寇即休馬息士而瘡痍未盡起餘孽未盡殄除藏命作姦借軀始禍伏在桃林葭浦伺釁而動者十郡而九也未敢遽以爲安嗟乎茲越人队薪嘗膽時也比歲士就試率不滿五百人今至千人有奇何以激之故也拔三十人於千人蓋取其尤重激之也夫將戈船如兩侯逆呂嘉如都稽猶偏國外臣而用漢命者汝衛士良家子則所謂帝臣也孽寇之竊伏竊發又非若趙佗之雄呂嘉之桀也督以司馬總戎能者脫穎行伍智者虛左畫宗皆

得便宜行之又非止伏波之權也士乘玆時猶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使封豕長鯨復得一逞皆外臣不若乎夫猛虎之猶豫不如蠭蠆之致毒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殆是之謂矣且試汝騎則馳驟銜橛追風躡電能也校汝射則踴躍𢀾撻穿札中枝能也進而與之言兵事則師法尚父左右孫吳將衆將寡用正用奇亦自謂能也然騎射一人敵言兵事多襲博士語無奇諸生豈即以此爲長城而當百萬師乎昔者晉文公不畏楚兵百萬而憂子玉爲將班超有言魏絳爲列國大

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夫得臣之爲楚重與定遠之自重於漢蓋必有所恃也臣汝諸士卒不能爲越有無哉予未之信矣錄成御史屬予併序其事以申告諸士姑不爲高論云

貴州武舉鄉試錄序 萬曆癸酉科

皇帝卜曆億萬年月令伊始而所與共保此則天下文武士也今天下輿圖廣矣 詔舉文武士雖黔中不以鄙隅見遺豈不謂修士之人多嚮義哉侍御蔚門楊公適按黔業已舉文士獻書南宮茲復羅武士

而精求之得二十人將薦之大司馬屬有司遇以賓
興之禮其定在事當有言言曰　國朝令甲率以孟
冬之月試武豈無義哉天地肅殺之氣應自孟冬古
者天子是月始裘命將帥講武肄射御角力及至日
乃閉關寢兵嗟乎兹令甲所為順天地之紀而脩明
堂之政也可不謂重乎黔故在荒服日尋兵戈虞周
所不及賓秦楚所不能撻漢遣唐蒙費耗萬衆曾不
得與夜郎通諸葛武侯深入禽縱行營七星關使南
人稱天威壯矣顧僅假羅甸王王其長而卒無以制
其命盖險阻可憑巖然一偏國其勢足以絕中土而

自祿徵我

高皇帝神聖兢混一之駈驊介而賓以衣冠覊礽亂而攝以郡縣剗砦落而制以控弦戍守黔固

高皇帝新造古未有也二百年來士習于文而恬于宴安不復知其為用武之地猝有緩急材官幾不勝介冑良家子有別首匿耳會

今皇帝即位銳情易宇內而守在四夷四夷莫不交臂受 命無論何奴輸款日出貢琛而閉楛多顯始禍之酋又皆一鼓而擒乃

皇帝猶不以為無虞曰 敕大司馬選將詰戎完塞

備邊惓惓示天下以桑土牖戶之思以故天下無一隅不講武黔之士於是亦多超距思奮者矣頃中丞

蔡公肅將

天子明威拊循玆土屬羅夷反側一歲中三討三克之不啻若鷙鳥之擊所驅而戰者不爾材官良家子乎何前怯而遽勇也其有以鼓舞之則士氣以　國運爲强弱也故曰民無常勇亦無常怯勇怯虛實其由甚微信矣夫

高皇帝以戎衣定天下故不得不綏之以文文之久而武備弛故

今皇帝不得不講武以翼文而弘中興之烈爾諸士生用武之地而又遭遘盛時微侍御公推轂之力遂得脫迹乎伍與天下懷奇負能之士角藝於澤宮而借箸於甚室上者秉旄鉞衛社稷揚威萬里顯名諸夷其次建旗提鼓賈力靖封疆又其次亦不失爲驍騎偏裨咸得分壁陳師畢智勇以自見卽二十人無不一當百予猶歎取數之不多也雖然奚取其多也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楚有子玉得臣晉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井陘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漠彼豈以多見憚得

一士勝百萬師所足爲恃者重耳藉第令卒業一人敵讀父書剽襲博士語而無當於干城腹心之寄焉能爲有亡哉予又聞古語云欲得力士而使之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今諸士自言無不當自寧有羽觚鼎俎者出乎使天下之人稱之曰黔不獨有餘於文也予媮快矣

貴州武舉鄉試錄後序 萬曆癸酉科

是歲孟冬月幾望侍御楊公 制闢武科求士既得士成錄屬國倫序其後予惟古者命將出師受成於學文武弛張其道一也後世間置武學于武成王

廟蓋竊比於文學之祀文宣王云乃其經制未弘旋罷復議罷或曰不習孔孟不聞道不習孫吳不知兵置之便或又曰古名將非嘗專習孫吳罷之便嗟乎何所謂弛張一道大謬若是哉夫丘井之民可使得志於蚩尤兔罝武夫干城腹心在焉非必由學然寓兵之令整旅之威風之者豫矣借可挾孫吳之術而廢孔孟之學雖用兵如神亦椎埋鬭繪之徒乘時赴功名者耳安足武哉明興監于前古京師並建文武學而以天下諸衛士良家子屬郡邑文學官領之頃又采言官封事 敕督學臣歲課其藝而上下之達

於夏官尚書以爲辨才授事地圖倫不佞以
聖天子登極之年春　命領黔中學憲始承德意乘
臨諸武士偕恒慨武教陵夷思欲一振而無其術即
今皆不樂聞組豆之事而予又不能舍所領學庠其
論以就之曾從侍御公閱上下場不下數百人攘臂
而前予挽其纓縢綴組挺鈹搢鐸發發相望拗有戰
色是時所步之內皆同仇所步之外皆敵國也退夫
射侯既張馬足既齊揖衍抉韝挽彄俯繳以金鼓爲
進退有捷而飛轅絕塵者矣有健而沒鏃飲羽者矣
有巧而穿札嚙鏑者矣有罷而僨馬壓埒弦潰而矢

羅者矣於是去者半其明日步試之去者過半又明
日釋弓矢而使射策陳兵家言侍御公申令諸有司
日有若借箸籌安危杖策規攻取者智士也有若畫
地爲軍陳聚米爲山谷者策士也有若願試屬國繫
單于請受長纓縛南越王者壯士也辭即少文收之
有若綠竹書以哲師用仁義爲節制雍雍乎帷幄俎
豆之風者國士也亟收之然無幾也未盈二十人而
其豪傑英士之入彀難哉寻猶謂其微於社稷之靈
而侍御公之羅使之也夫射男子事兵家言介胄世
世習之時則耕以耒耜織以機杼即褒然處毗等何

豪所貴說詩書而敦禮樂非止不二心臨敵不變色
成功不言勞庶幾傅御公所謂國士乎古有談劍術
者至云沕穆無窮變化無象相離若蟬翼尚在眉睫
之微而猶用此音當敵者也未及乎折衝未形之前
者也夫用其若劍術神奇而猶有所未及乎謂學必
先孔孟者皆以孫吳不知其哉孫吳誠當敵而折
衝未形則孔孟之道之所以為大也即諸士自念拯
一技驍與劍術神遂可足已不學而委文武弛張之
說為不切事要乎夫世無仲尼之徒自圜之輪然而
人皆乘事射御若隱括之道用也乎於諸士以職事

得用其隱括如此將無以爲巨乎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
新安方尚贇校

序十五首

福建文舉齒錄序 嘉靖甲子科

是歲閩士之舉也余寔忝 命猥臨之故事賢書既上士得別爲錄以叙齒錄成來謁余言余因進而告之曰鄉尚齒禮也卽士相見禮有不可廢矧同閩產又同一日舉其爲是錄意不良美哉夫士脩於家俛首下帷託足不踰環堵與其鄉之人曾未有總角之好左右之容及試於有司則又攘袂抽毫爭爲曼辭

吳郡徐晉[illegible]刊

以相雄視其鄉之人不啻若巨敵在前蛾眉並御廼今接塵而遊驩若平生先齒尚讓退然不有其賢智巳又申久要之盟結縞紵之雅書名書世書里書昆季孥息固將人歸於好而世世脩之勿替然則士之爲交豈必有夙昔以技相雄而卒以禮相下如是蓋信乎遇合之非偶而應感之起於機也何者聲應氣求各從其類人物之大致也故龍興則雲豹變則霧風疾而鵰鶚候至而蟲鳴皆非有以彊之攀鱗附翼之士奮迹於

聖明中興之時師師協虞濟濟寧周機固爾也此豈

獨闞爲然余於是役竊有榮焉所不能爲士釋於慮者則謂大同之道非以迹耦而貌親也揆於理而善用其情情有所必致傾蓋白首如一日理有所不詭獨立共濟如一身孔子所以稱久敬爲善交而繫睽之象則曰君子以同而異夫異者所以能同而可久也故夫五聲異而成樂五色異而成文五味異而成調士不比周趨和而後能釋私圖以遵大道固有各持其議而同乎布公各秉其尚而要之歸潔者迹相反而實相成也藉令無以相成則連輿接席渺若異域游揚借譽終乎造釁豈所以語大同之道哉昔者

周公攝政召公疑之作君奭君陳周公乃稱湯有伊尹格于皇天召公乃說夫其疑也何以異其說也何以同余與諸士居則師法孔子出期不負伊周即所稱說大同之道豈諸士樂聞乎至如程公署門孝標著論蓋激於異態而指人情爲太行孟門勢有固然余不欲爲諸士殫述矣

廣東文舉齒錄序 隆慶庚午科

余與有司與揚越之士七十五人業已具賓興之禮獻書南宮矣乃諸士退而惇序尚讓別爲齒錄以紀其經術里居及夫家世昆胤較然有第蓋遑恂恂之

訓不欲以藝能相甲乙意至厚也錄成有謁于予予因進諸士申告之嘗讀左氏稱祁奚能舉善曰惟善能舉其類及孟軻氏則又謂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由此言之舉善與友善其則皆取諸身也而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予不佞何脩以逮祁奚顧士且舉而不以天下士望之又豈予心夫善無廣狹惟吾所詣友無眾寡惟吾所因故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彼其比肩千里旦暮古今蓋所謂有之者也苟非其有則總角之好不必終而胡越起於樽俎者不少矣今諸士產同國舉

同科而又脩通家之分以講於世世即七十五人惟一心殆松柏不足喻日月不足誓也持以友天下奚難焉而于又何過計乎所爲惓惓則有不能概於中者昔人論世之治也君子小人刑善不爭及其亂也君子小人爭善無禮夫刑善同歸於善爭善同歸於不善是故理亂之機伏焉非細故也百僚師師多士濟濟虞周之盛焉爲世所嘉樂而謂不可復覩者而諸士以一日當之彼豈誠絕德哉且士既離踈釋蹻登用有階由一日惇讓之忱以要諸終身由七十五人刑善不爭之義以風乎天下日與天下士集思廣

盍以共朂
明主入則同心啓沃出則畢力經營垂光虹蜺流聲
竹帛豈惟不負所舉卽社稷靈長有嘉賴焉此又可
以一鄉一國之士論耶若其貌親而實違初許而終
背陽諛其能而陰持其短傍伺其釁而汚蔑以中之
此則市井之薄道而人倫之慚德諸士必不爾類也
至夫緣飾游揚比周賓正畢疵而前纖趨而語相導
以勢相引以利迹雖近厚亦曾連所旣權貨交非大
同之道也又豈足爲諸士願乎風土記越人性率朴
每封壇定交祭以丹雞白犬盟以上下四方今諸士

蓋不假此矣使初終情偽之間一有未之能信曾鄉人不若也何以稱天下士其識之

貴州文舉齒錄序 萬曆癸酉科

今天下執圖經而談方岳者莫不廣內地而隘黔以為黔故蠻府不足以當諸行省之一隅是何關於天地之大觀也必若所謂牂牁未綏服而夜郎猶遠人耶夫黔自新造二百餘年所不備者職貢方物耳而士之貢名于 朝者業已視諸行省有衆殊而無低昂非復以狄鞮象譯通也至論萃五方之英發千百年山川之藏氣而冠冕俎豆彬彬然成都庶幾於兩

幾甸行焉才豈盡地而生哉不侫產畿邑任為

天子耳目臣習見五方貢名之士不少矣異時其託交也有情有不必情而其致用也有濟有不必濟此又有所從來非以地為廣隘語云百不為多一不為少則闕世之繫乎玆有司舉黔士不侫寔猥臨之以文文同以揖遜揖遜同兩畿諸行省何加焉夫談者之隘黔談者之不廣也上亦思所為自廣乎今夫冥鵬摶扶搖而上九萬里蜩與鷽笑之曰我決起而搶榆枋奚以九萬里為神鼇冠蓬萊而遊滄海羣螘往觀之曰彼之冠山何異我之戴粒此廣與隘之形也

夫愚者自多不肖者自賢者也士由忠信篤敬之學
文其辭揖遜其禮行且出疆入國與兩畿諸行省之
士遊其毋自多自賢事其勝巳者而遠其不若巳者
即一人受天下之善三十人可以當五方之才不亦
廣乎故曰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予又聞之
上士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士所與居皆其所愛也
下士所與居皆其所侮也七至三十人豈無可畏且
愛者乎畏且愛之矣而又自求其不可侮以此友三
十人亦以此友天下士是所謂廣其在我者也非必
慕內地之足炫而改黔之故以徇之也夫馬之似鹿

者題千金然天下有千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豈賤眞而貴似哉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故士不務自廣以適於用徒欲改其故以狥人何異乎千金之馬而化爲鹿哉適諸士以齒錄請序不佞竊有意焉因述此以廣之

貴州文舉齒錄後序 萬曆癸酉科

有司舉明經黔中得三十人多予所收異等士士方以賢能書爲名高巳乃折節脩年結同袍之分申久要之盟爲錄謁予敘予所睹於三十人者又襜襜翊翊若是人相驩家相睦也因告之曰予見置社者乎

攜擨而築之端晃而祀之夫社非攜擨不成社成而不敬祀之即神不爲賴于於諸土是類焉今諸土褻然起經術爲公家用殆于端晃時也嘗聞祀社之言曰穰我稼毋以宴汙蓄我殖毋以闒隧毋曠毋潦毋螟螣蟊賊庶其粢牲以時享不則八蜡不脩焉用社此爲其井里祝耳士出而受天下事天下之責備焉非獨井里人望之也其將視天下一井里而俾之人相矔家相睦乎則何以稼殖之無寧曠潦之螟螣蟊賊之巳乎夫井里天下天下士也其道在和而不同孔子有明訓矣又謂三人行有善有不善皆我師也

況三十人乎夫心師其人而從善改過由巳是和而不同乃所爲大同之道也持大同之道以往天下有一善與從之行一不善與改之安見三十人隘而天下廣乎藉令以耦跡爲同則三人人耳三十人人耳同嫉植黨異疑離羣又豈能盡天下之衆而與之貌合哉故夫自多其賢人得以觖擿之自智其計人得以敗窮之自勇其斷人得以難槪之進或壅塞退或距違茲異之過也若乃舉小善而養其巨慝就細娛而遺之深憂急近名而損其大志比周以希尊游談而賈重茲又同之過也是以聖人貴和黜同異而執

其理不務獨行以違衆亦不與一世同波流惟吾所從違舉錯天下見以爲是不加信天下見以爲非不加疑要於當理耳予不佞諸士猶以一日之長北面事之故所患不在長幼之不序也其早辨於和同之義毋爾硜硜然從井里人刻木爲信哉

廣東武舉齒錄序 隆慶庚午科

頃予從御史臺錄武士海上得三十人上其書大司馬矣已士又自爲錄先齒尚讓蓋人人自喜云予亦聞而喜之爲御史臺得士也士因謁予序其事序曰鷸鵰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葦而鼓之

謂言之入人有難易也予姑不暇遠引請得以士所素習喻焉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凡三延射其初去者半入者半其再去者半處者半其卒勵有存者諸士之入彀也殆所謂勵存者與嚌嘻亦難矣方御史臺試士設侯羊城之東重溟在前五嶺在後白羽若月赤羽若日士之奮臂攘纓而聚者千餘人已乃申令齊馬足金之使進鼓之使退莫敢不用命已乃撙銜抉轡鳴弦發鏃曾不須臾鏑隕如雨矢叢爲林士相視其誰非敵國耶然以騎命中十之五以步命中十之一逮釋弓矢而射策則三十人之外

無閒焉嚌嘻亦難矣夫弓備六材矢脩八法然後能射矣於成射則以三揖三讓爲節郎校藝而禮教行焉文事武備一而已矣故孔子又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今諸士以角射始事而以禮讓終之使在矍相之位豈聖門之所棄耶雖然其在矍相之位則皆好禮不變稱道不亂者也豈夫喜名折節謬爲恭敬者所易居哉士其繹之居恒以信義相許臨事以謀勇相濟毋規便以殖已毋倖勝以自功戮力公家樹勳疆圉庶幾不負茲舉也而錄與不朽矣否則過里下車過喬木而趨一豎儒能之而士奚以德

色爲皆者楚莊王好獵謂其大夫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披榛蘘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其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尽則獵足以得士爲其仁且勇也今使萬敵在前猛如虎豹犀兕士能往綖以制之即矯矯稱絕力于猶以爲無豪至於罷戰論功無忘先齒尚讓之義則國士也竊爲諸士願焉

蘇門集序

高子業任爲按察使卒於楚其友陳約之嘗梓其蘇

門集以遺楚人後二十年門人亢子蕩重梓於梁顧
在楚者楚人人傳之在梁者卽搢紳大夫不多見蓋
亢以梓歸諸其家屬其家寠貧不能守至爲子錢家
所藉匿不傳者幾二十年予再至梁始謀諸陸道函
贖之得復傳嗟乎予業庶幾不朽哉中州談藝之士
余謂子業與七先生後然自獻吉仲默而下難乎爲
行子業者乃他日于鍾稱詩而求多於文獻吉評文
而求多於詩卽二說並持而瑕瑜固不相掩矣吾友
徐子與鄉爲汝南太守時爲嘗登平臺謁唐三賢祠
慨然興嗟曰高常侍與李杜齊名一時之遇也獻吉

仲默並策上駟而馳中原高子業雖駿烏翩翩繼後
至耳且昔中州名產於三賢皆有古今乎子業已上記
蔡中丞請得增祀三子爲六賢從之而今陳汴於里
中人罷子業而入李何爲五賢祠云予觀李川父所
爲五賢祠記自中州七先生外猶有不勝其耽耽者
而獨置子業勿談嗟乎子業之不遇身後且偏士之
相知難矣而文奚只於子錢若流散道而日兹集再
傳子業不必以俎豆重微子則玄珠沫矣誰可使象
罔得之枯桐既爨當索諸棄灰之衛耳顧序其事以
爲後徵序成則灌甫宗正又爲李子中氏留意焉下

轉關圖之矣

賀宗正濰南先生六十壽序

是歲癸丑濰南先生年六十適拜　新命爲周王府宗正國人榮之其友吳子曰予交濰南垂二十年其初皆相慕謂濰南博學工文辭爲諸宗冠知濰南未深也久之乃知東平孝友河間經術鄴下兄弟文藻濰南蓋兼之其後交益深而濰南亦慨然以國士相許頃予以參政來守大梁會今

上開明聖緒篤念親親　詔下諸王國各舉宗室之被服儒術而有高行者一人爲宗正以掌王教合諸

宗之子弟而督誨之使治博士家言明習禮樂備舉
官用於是　周王以下諸侯王與藩臬諸大夫莫不
賢瀶甫而共薦之兩臺使遂以瀶甫應　詔詔可其
議建宗學條上宗學事宜適從諸大夫奉末議焉議
上大宗伯疏以爲功令下宗正行之梁士人莫不相
慶謂周官之政復修異時王國多才賢其自周始夫
宗正周官也所謂選宗中之長而董正之者也漢官
儀近古宗正猶得與大政若定冊皇子位封建宗盟
雜治詔獄類以保傅侯王行宗正事用之何重也乃
其用或以長老或以明經或以仁孝忠直非其人弗

輕授若灌甫可謂不媿其官而稱　明詔矣即不及于政不得與漢保傅侯王之在事者比肩然
上方幼冲厲精復古制異時宗學之教成王國之才賢稱任使安知同姓之卿不有如彤伯之入周爲宗正魯侯孝之命于夷宮而導訓諸侯者乎有之必自灌甫始也夫以灌甫其才又習於遺訓而饜於國家故實四方學者爭下之鄉也位不及列侯祿不過中二千石凛凛守繩墨曾不得緣一職以自效乃今行年六十一應　明詔遂得用其學爲諸侯王弟子師而董正齊一之諸大夫賛其成宗有司受其約不可

謂不遇也而予猶以形伯孝侯望之蓋知
主上求賢親親敬事耆老德意方未艾卽灌甫必欲
大用其學非惟此時爲然哉客有曰灌甫嘗業彭聃
家養生者內視以自固其形神爲國難老其於用世
與不用於世澹然耳噫嘻古之所謂能用一世者皆
澹然者也其說在襄野童子答黃帝問治奈何不宏
覽乎客唯唯而退灌甫之子伯榮聞予言而說之因
請以爲乃公壽

許氏家傳序

昔蔡中郎自謂銘人多矣而獨無媿於郭有道碑蓋

其人足以當之也今之作者類好浮譽人而不顧其安卒亦無所用媿乃吾友王元美之傳許長公則庶幾信史不啻如有道碑云夫長公蹈隱約而躬行仁義孺人又能寬長公於貧而佐其施此所謂裘褐之行不出閭巷而千里之外誦之者也且卒以其子維楨顯竝受　貤封於朝而改樹其墓道榮矣乃維楨年踰五十貴至大司成猶日不勝其南遊之慼思有以表章之由元美以逮諸名家莫不孝維楨而益誠其二尊人賢也爲狀爲銘爲表爲誄爲詩歌咸若涕泣而道焉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備是矣維楨竝

珍之因彙爲一帙題曰許氏家傳頃衔自京師屬予
敘嗟乎嗟乎雜楨之感深矣夫哀未盡而能斷之以
禮哀已盡而能引之及禮皆孔子所與爲君子也孟
氏亦曰五十而慕於舜見之雜楨方脩孔孟之學爲
天下儒者師而備
天子顧問図自其二尊人遺之矣即歸令名二尊人
何媿哉

賀尚寶卿汪先生七十壽序

往予造汪先生則覘焉居儒水之涯向七峯云海內
學士大夫稱七峯先生蓋非傑其䖏也初先生以家

學起進士歷司徒司空郎稍遷內卿爲
世宗皇帝尚符璽出入禁掖殷殷負公輔之望矣顧
獨博雅好古抗志獨行而不能婀娜趨世態以游媚俗
貴旋爲忌口所螫出補郡非久又飄然綱綬山之間
水之涯居焉今且二十七年而先生壽七十矣語云
力田不如逢年仕宦不如遇合先生遇而不合不合
則去出處之分已明乃先生所以傳懸貫不朽者則
猶有所託而遇合勿論矣夫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辯
身不用而自飾以爲高彼其迹雖近岡而中實不免
有介管仲父所謂非名之則利之也如其名且利之

未忘則毀方刓廉焉往而不遇合而又奚用飄然納綬爲卽止足之義安在也先生盖自縣輿以來躬鹿門之操希淡泊之風言不及世人足不蹈城府掩關抱虛坐臥萬卷翱翔乎述作之林偃寢乎羲黃之世以故神靜而獨完年至而不衰卽安車束帛曾足爲先生重哉頃得先生所著端居賦與七叙讀之益知先生有微尚焉世多皮相之士未必盡識也夫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歲年也知其所至而超焉於其所非是至人也惟至人爲能知止知足而自行其意故口不言而聲薄

層空心不思而神潛九淵身不動而儀炫八紘皆所謂自行其意者也先生其進於是乎而富貴多壽將能自爲命矣藉令先生由尚符璽而陟公輔赫然銘鐘鼎燦耀一世華矣乃所爲傳聲實不朽者其道曷所資而全哉孔子曰庸知吾不得之衰落之下蓋有道乎其言之也予別先生且二十餘年今始得反其初服然不敢竊附於先生之高爲通川朱生微言爲先生壽遂次予所以高先生者授之朱生名之楨少宗伯之胤子先生館甥也先生伯兄爲大中丞季爲司徒而諸仲之舉明經者凡數輩蓋上儒世家云

西遷注序

古稱大夫之才登高能賦豈其以車轍馬跡周宇內而後爲恥夫哉即述征紀役從其耳目所經山川人物與夫遺事逸聞感得憑弔引古而㮣括之列在藝文詠爲士林珍豔乃其人致則羈臣戀國逆旅思鄉游覽外迹憂憤中迫激於其所不能堪而發於其所不能自禁至今讀之愀然有餘悲焉所謂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其庶幾矣予友張羽王氏所爲西遷注則尤有進於是者羽王當自舞象之年以博雅起西粵顧一第以從宦挫公車入仕轍輒垂二十年曾不得

黔其突項處由吳郡召為京兆別駕海內士莫不為
羽王彈冠無何中飛語竄幾不測賴
天子仁聖以微罪貶蜀之利州利州去京師幾萬里
又官卑貲薄不能從其家乃寄家京邸單騎而西披
蠶叢陟鳥道而後至蓋有穆駿所不及馳而鷰節所
不必通者此之為境何異投魑魅而與猿鳥伍耶顧
羽王益得藉是役以肆其情曾不少望如注所稱引
賦頌圖經稗官野史及諸金石之文皆不挾一書而
抽諸腹笥應之多所解流俗之疑證載藉之誤無論
當事要而足為經世資也嗟乎羽王何負於人言哉

謂行旅無聊姑爲此以抒其憤悶又何其迹盡泯哉予固知羽壬由博雅而進也故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嗟乎羽王豈易知哉太史公謂呂覽傳於徙蜀韓憤作於囚秦蓋自道之微旨也乃羽王自道又不然予故叙其書而授之梓以俟職方氏采焉

楚遊業序

御史大夫陳公孔覆頃被　命部楚入境甫三月業已布功令宣　上德意修文講武均賦恤饑爲保障計勤矣顧吾楚爲公舊按地物力民隱與夫戢令便

宜皆不假諮詢而坐笑之又楚人敬信公不啻若神
物諸可不令而行故其政愈勤其機常逸得自公暇
爲詩歌若干篇以自詠其情志命之曰楚遊萊州牧
楊仁甫氏謂吳子可與言詩因請其副以視之吳子
竊讀而心喜焉夫詩以情志爲本以成聲爲節此辭
家言也而猶有所不盡言蓋古有采詩之官用能陳
民風布王澤班孟堅亦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隣
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故季
子觀樂知列國之風孔子删詩存王者之迹嗟乎詩
之爲教大矣哉今觀陳公諸詩其於君臣父子兄弟

朋友之間意何肫肫至也而其登高望遠感今懷昔語又何冷冷悲且婉也豈其以古道稱詩而即以詩道風我江漢之民乎昔潘岳誦夏侯湛詩而謂別見孝悌之性阮籍讀張華鷦鷯賦而歎其有王佐之才二子庶幾知言哉予即非其人而公之才性固得緣詩緊見矣或曰公重臣何至取當於詩茲竪儒飾說也公即不以詩重將民風王澤無當於世乎夫漢臣之賦柏梁也竊附於八伯之後也虞八伯之和卿雲也神游於八闋五弦之前也考漢制御史大夫與大司馬丞相並重武帝柏梁詔曰有能爲七言者得上

坐令鼓明良遂起千載一時非漢比也而公又於諸
體兼擅不啻工爲七言其能嗚雍華之盛而追葛天
神農氏之遺風蓋可延頸望矣雖謂公與詩交相重
不亦可乎而又惡得以辭人之言爲公涵牛鼎也不
學詩無以言信矣信矣仁甫聞予言而頷之因以爲
楚游稿序

贈蒲圻胡大尹考績序

蒲圻爲武昌右部邑故多賢豪予故人子張鄰卿之
舉明經也則邑侯胡君寔先物色之頃侯以考績被
薦當遷邑人思借留而不可得適因鄰卿走下雉謁

予爲贈言予惟周善御者莫如馬周善治者莫如民侯治蒲何狀乃爾見德弼卿爲鼓掌而款述之蒲故無城城蒲之役侯倡之而邑人皆難之侯下令聚長老而謀曰夫城以盛民也睥睨以伺非常也邑界江漢閒爲車騎四馳孔道往萑苻之寇時操戈入市而暴巨家虜候亭長曾不及問若屬有鼠首竄耳前監不遠今豈外戶不閉時耶凡令之來爲奉職安若計非欲擅若力以自樹怨也其熟計之邑長老遂皆蒲伏稱便侯乃相土方仞溝洫規工庀材奏記兩臺諸監司報可於是邑人之操畚挾杵踴躍而趨事者不

待令未數月城成盖屹然楚巖邑矣已乃飾樓櫓繕
器具以峻內防驅游民肅行徼以杜外釁無論巨家
中人産無不高枕而臥者侯又籍長老所患苦不能
自達者十餘事條上兩臺諸監司一切得便宜興革
之已又教民疏渠為陂楗木石為堰提閘廣溉自是
暵潦不災而流徙日益復業已又平賦均役禁吞併
別臧姦保安善良不畏强禦已又新學宫置學田以
其餘日引學宫弟子講授經術而手校其藝又以鼓
舞之其以明經舉如鼎者遂數輩倍於往昔人稱
吏治謂視民如子以國為家所居民富所去見思侯

其有焉其它善政固未易更僕數也予竦息而歎曰
予初聞侯之城蒲用嚴也而顧能以愛終若是哉夫
政非嚴不斷不斷則無以懲玩而究其恩爲蒲患不
啻無城矣故子產以嚴聽鄭孔子曰古之遺愛也諸
葛武侯以嚴治蜀蜀吏民畏而愛之侯其遵是術哉
乃邑人之不免於難也則其智不足與慮始也夫剔
首揊痤嬰兒之所苦也然而慈母必犯其苦而爲之
誠欲遺之以安不忍以姑息愛也由茲而談嚴慈豈
有二道哉夫侯城蒲而蒲治且多惠政蒲長老固恨
得侯晚也侯何患不坐致公卿哉

天鷟子樂府自序

天鷟子吳國倫曰余初爲近體詩久之見以爲亡奇取古樂府篇詠而目擬焉積十餘年舊業屢易曾未敢出尺牘以示人蓋虞抵掌效顰非其似也頃臥海濱好古癖滋甚乃蒐諸亂帙稍稍更定銓次成編雖不足以被金石感鬼神乃私心好之卽時時諷誦之亦有不自知其手舞足蹈者又未易示人也夫鍾期師涓千載一遇至於耽新聲而厭古樂進竽而退瑟則旦暮比肩也豈天下之耳有不同哉此其趣舍大較難言矣姑以藏之家笥而識其端如此云

陳在璞詩序

初予從陳道襄侍御所得在璞詩讀之竊歎嶺海之多奇而憾不逮見其人道襄曰吾弟也自結髮好古抗志爲唐人詩諸嶺海間稱詩家若黎惟敬歐楨伯之儔蓋嘗招入社中因授之前茅而鼓翼之久之吾弟詩益進而社中之人隱然一敵國矣然卒用是厭薄舉子業不治生産起孝廉爲文學官將藉以縱覽高山大川而嚴事諸名家以益其才而畢其志使得徼天幸與公等遊彼豈直沾沾爲唐人語哉未幾予有北行遇在璞于鍾陵道中與之談竟夕不能別若

有以厭其意也又十餘年在璞累遷爲永郡丞而其
所著詩益富業已爲門下士竊傳之而膾炙諸詞人
口矣乃在璞鞅鞅不自信走書二千里外問予山中
且屬之序予閱其詩凡五卷諸體稍備大都習風雅
之微旨以自潤色其才情即才有所不必竭情有所
不必流然率吐真幹奇譎之無不泠然中窾盖所謂
寧拙而速勿巧而遲也視鍾陵夜談時何啻一日千
里哉昔風胡子有言五色相勝非寳劍也擅名非寶
劍也夫相劍至欲不有其色與名精矣而詩之爲道
其亦猶是乎在璞之爲詩二十餘年而鞅鞅不自信

以至於今如一日其志將以求精也且申之曰得子一言余將棄余丞以歸嶺海閭從吾所好惟敬氏蓋先登矣此其志不精不已也即惟敬又安得以此詩盡在璞哉

鯤觚衕藁卷之四十一終